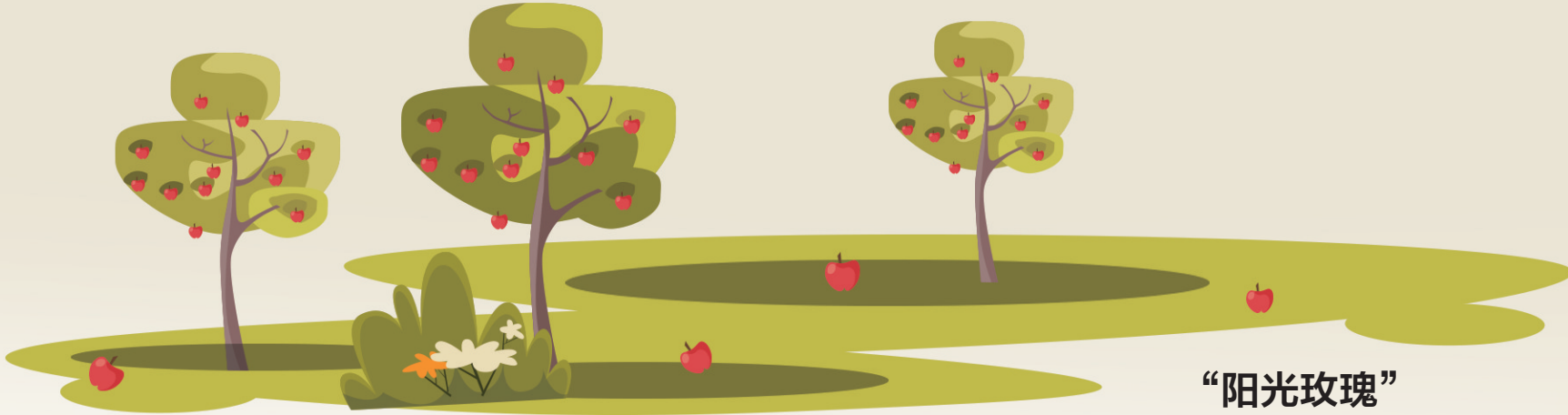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家有棵沙果树

□姜广富

12岁那年的春天，父亲从集上买回来一棵沙果树苗。父亲说沙果很好吃。一听说沙果好吃，我兴高采烈地去帮助父亲挖坑、浇水，我们把树苗栽在后院的空地上。

一有空闲，我便为树苗浇水、施肥、搂锄松土。三年的时光，在我们的精心料理下，沙果树长得生机勃勃，根深叶茂。冬天，沙果树的枝叶被父亲修剪得错落有致，层次分明，像一柄插在地上的大伞。

几个春秋过去，沙果树终于到了盛果期。

春天来了，桃花、杏花早已开花，可沙果树没有动静，一副没有睡醒的懒模样。几丝轻柔的春风吹过，沙果树枝条钻出了嫩绿的新芽，绽开了片片绿叶。

沙果树开花了。那粉红色的花朵，散发着香气，引来蝴蝶翩翩起舞，蜜蜂在花丛里轻吟低唱。

起风了，变天了，春雨在不经意间飞洒，那细如迷雾的雨丝，丝丝缕缕，飘浮在天地间，树叶宛如蒙上了一层细纱，朦朦胧胧，时隐时现。抬头仰望天空，我看不见雨的尽头，只见雨丝洒落，在椭圆形的树叶上汇集成水滴，一滴滴从叶片上滑落，叶子微微颤动，水滴又

石榴熟了

□郭泗耀

十几年前栽下的一株小树苗，如今已是枝繁叶茂，累累硕果。

中秋节前的一天，回到乡下老家，刚一进门，迎面看到了缀满枝头的石榴在风里轻轻地摆，硕大的树冠荫蔽了半个院子。我心头不禁一喜，石榴快要熟了，那是我心心念念的滋味，酸酸、甜甜，直勾起我的味蕾。

在我的老家，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种植着几株石榴树。石榴树的品种有好多种。黄石榴开花的时候，花朵是微黄的颜色，果实外皮是黄色的，花瓣大多数是单瓣，观赏价值很高。红石榴生命力顽强，是最常见的一种，它开花时花朵呈深红色，果子有的甜有的酸，花形较大，所以红石榴也叫千层红石榴。玛瑙石榴的花朵比其他品种的石榴花朵大一些，花瓣上带有一些条纹，颜色十分丰富，有红色的有白色的，非常夺目。月季石榴的花朵是红色的，形态比较小，它的树枝比较细软，生长得十分密集，并且花期很长。

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家中有一处闲置的园子，种庄稼长不好，老一辈就在那个地方种上了一些石榴

一次汇集，滑落……

花期过后，沙果树的枝条上结满了豆粒般大小的果实，沐浴在阳光下，发育生长。

夏日的雨水笼罩着沙果树，洗净了树叶上的尘灰，膨胀了树上的果实。

秋风吹过，秋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沙果已长得大如鸡蛋一般大，果实由青色变成了白色，稠密的沙果像蒜瓣把枝条压弯，挂在枝头上，婆娑摇曳。

秋风带着画笔，在沙果树上肆意涂抹，满树的沙果变成了浅红色，红里透着白，白里掺杂着红，分外惹人眼球。左邻右舍的孩子们站在树下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树上的果子，垂涎欲滴。奶奶劝他们说：“小馋猫，等不到榧子黑，沙果不熟，又酸又涩，吃了倒掉牙。”

眼馋的孩子哪管这些，赖在树下不走，奶奶无奈地走到树下，摘下一个沙果，用刀切成几瓣，分给他们。他们放在嘴里一嚼，一个个酸得龇牙咧嘴，赶紧吐了出来。奶奶笑呵呵地说：“小馋猫，我说不能吃吧，等熟透了，少不了你们的。”孩子们这才带着遗憾，一哄而散。

又是一场秋风，吹红了沙

树，每个品种的石榴都种了那么一两棵。春天石榴园里的石榴花火红火红的；秋天的时候，更惹人关注起来。那时，自家种的石榴熟透后，我几乎天天蹲在家里吃石榴。也就是从小时候起，喜欢上了红彤彤的石榴，那种酸甜相间的味道至今留在记忆深处。

在我十几岁时，村里征地修村道，家里那处闲园子充公了，那些石榴树有的已经老去，有的不知什么原因也已经干枯，总之不像以前那样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了。石榴树全刨了，晾干后被当成了劈柴，着实有些可惜。

此后多年，家里再也没有石榴树的踪影。直到很多年后，父亲说，不如在院子里栽上一棵石榴树吧，春天里也好看石榴花开的样子。那年春天，父亲果真在院落的一角栽上了一棵亲戚家给的石榴树苗，那是一棵红宝石石榴树。

石榴树种上一两年的时候，我天天盼望着它快地长大，有时做梦也会梦见我捧着红灿灿的大石榴品尝它的情景。春暖花开时，春去春又来，眨眼间那株石榴树逐渐长大了、粗壮了。大概第五个年头的时候，它挂满了十几个石榴。遗憾的是，收获的时节却没有留下几个

果，吹黄了树叶。沙果成熟了，红彤彤的果实挂在枝头，看着很喜庆，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。

新摘的果子，奶奶是不让我们吃的。奶奶会把大缸放在院子阴凉处，把收获的沙果盛放在大缸里，等过去十多天，才拿出来让我们品尝。我拿起一个红彤彤的沙果放进嘴里，满口甘甜，甜中还带着点酸，那气味，那甜蜜，在口中久久不肯散去。

奶奶把沙果拿出来，让我和妹妹给左邻右舍送去，东家一瓢，西家一盘，沙果分了半边街。给乡亲们送沙果这事我乐意干，大娘婶子都会说些感谢的话，听得心里美滋滋的。

长大了，才知道这沙果又叫“海棠果”，也叫“林擒”，香气浓郁，风味独特。我曾经读过一首赞美沙果的诗：“沙果形相亚，投琼并握瑜。朱瑛规赤玉，细栗绽青璫。奈苑嗟殊品，梨园让摘腴。分甘倘堪致，何用更怀珠。”

家中的沙果树，为儿时的我解了多少次馋，又带来了多少欢乐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家中那棵沙果树，却永远生长在我的记忆深处。花开花落，年复一年，结出的是欢笑，留下的是怀念。

在树上，几乎全都腐烂了。我原以为石榴树是不需要管理的，任由其自由地生长，其实不然，它同样需要呵护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看到，春夏两个季节里父母对那棵仅有的石榴树喷洒药水，在树干上涂抹上一些石灰膏，以防止蚜虫对石榴树的侵害。采取保护措施后，那株石榴树每个春天都会次第花开，并且开得十分绚烂。一朵花就是一个果，石榴果实也从稀疏变得稠密，个头显得很大。尤其果实的红，更是一种醉人的颜色，令人产生无限遐想。

望着熟透的石榴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摘下了一个，迫不及待地用手掰开。摘下的石榴显然并没有完全成熟，籽粒有些浅红，扔了的确有些可惜，我只得将它吃下，虽然味道也是甜甜的，但也难免会有一丝生涩的滋味。母亲说，眼下石榴正在灌浆，籽粒并不饱满，等到国庆节之后，那时的石榴籽粒不仅好看而且吃进嘴里会是满嘴的汁水。我真后悔一时冲动摘下了它，如果能等上十天半个月再去品尝，肯定是另一番滋味了。

石榴熟了，它的外衣被炙热的阳光烤红。我喜欢它的红，更喜欢它成熟后收获的味道。

“阳光玫瑰”

□房雪峰

同事在办公室聊起给孩子买的“阳光玫瑰”，味道好吃得不得了。她还特意交代“阳光玫瑰”原是贵族水果，一斤都要上百元，现在便宜了，性价比颇高。与其说我有些心动，倒不如说是嘴馋。

小时候母亲常常教导我和弟弟“烟台苹果、莱阳梨，赶不上潍坊的萝卜皮”，潍坊的萝卜皮啥滋味我不知道，泰安的萝卜皮却充斥了我的童年。偶尔感冒发烧真的吃了平时捞不着的苹果罐头和梨罐头，蓦然感觉不像母亲的描述，这个真的要比那些辣舌头的萝卜皮好吃了许多，因此我对水果充满了向往，心里想着：以后我要挣了钱一定买好多好多的水果，一样样地摆在面前，随心所欲地吃个痛快。

进了超市，老远就看见躺在货架上的“阳光玫瑰”，里面是一个白色的硬壳纸包装，只有几个籽儿羞答答地露出来，外面是一个精美的塑料袋保护着，像极了襁褓中的婴儿隐在恒温箱里。我径直走过去，轻轻捧起一串放在手心，青绿色果皮下散发着淡淡的玫瑰香气，密匝匝的葡萄，似座座珍珠塔，如堆堆翡翠珠，使人口生蜜意，甜沁心脾。付过款，我小心翼翼把她们放进车筐，生怕一路颠簸损伤了她们娇弱的身躯。进了家门又把她们褪去包装，慢慢泡进水盆，还特意把顶端的葡萄梗露出水面。淡蓝色玻璃水果盘里的翠绿色葡萄晶莹剔透，令人赏心悦目，使得我不忍下口。璞中美玉石般看，画里明珠煞欲穿。看着水灵灵的葡萄，还有甘露点缀其上，便觉得自己变得年轻，瞬间有了朝气，好像回到了童年，心情平静，目光清澈。像是沐浴了春天的清爽与美妙，踏着轻松的舞步。心里慢慢地滋长出一丝清凉，缓缓地流淌，流遍全身，滋润着五脏六腑，渐渐地，剩下的是残留的一点记忆，一抹翠绿，一阵甘甜。

儿时顽皮常会去邻居家偷摘未熟的青葡萄，皮厚、肉硬、汁少，咬在嘴里酸涩无比。特别是那才长了个把月的葡萄，颜色即将转红，更是酸得厉害，就如那尚未成熟的爱情，轻咬一小口也会酸得你双眼紧闭，涕泪横流。再往后，葡萄熟了点，颜色变得青中有红，红中带青，酸涩的味道淡了许多，且有了丝丝香甜。吃此时的葡萄，已全然没有了年少时的冲动，不再轻易为某件往事而动情。

静坐于安宁的午后，一个人品尝这温和的酸甜，细细思索那些陈年旧事，初品是淡淡的酸，细嚼是微微的甜。

